

# 社会心理的系统结构 及改革中的对策

高 佳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之后,我国人民生活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整个社会系统的震荡和各种各样的反应。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未能积极面对强烈的社会心理反应,未能对改革形势的分析和心理控制提供应有的基础。本文拟就改革中各种社会心理反应提出一种分析,做一点尚属浅薄的尝试。

## 一、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心理活动的系统结构

现实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由人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构成的。这些社会关系在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不同程度的结合,构成了社会的各种组织和系统。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这些多重的社会关系也凝聚为多种社会组织和系统。社会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和系统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形成社会有机体的各种结构性、系统性社会关系中,有着自己的特殊构成和系统的社会心理,也是社会有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

早在1893年,恩格斯在给弗·梅林的信中就曾谈到,马克思和他由于斗争的需要,把重点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上。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视了“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sup>①</sup>近几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弥补了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忽略”。特别是他的社会心理思想丰富、完善了唯物史观所论述的社会体系。人们普遍认为普列汉诺夫重要的贡献,是把较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同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思想体系或社会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揭示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及其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作用,正式确认社会有机体中社会心理成分的存在。

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分析,不仅丰富了社会有机体的层级结构,还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心理活动提出了一种系统分析。而层次划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便谈到人具有的“纯粹的”意识,“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而且,后者在那里已被明确规定为“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sup>②</sup>即后来普列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5页。

诺夫及其他哲学家讲的社会心理。当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以此来分析社会有机体。

结合恩格斯晚年讲的他们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忽略了观念产生的方式方法。可见，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不完备之处，重点并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层级结构的划分，而在于缺乏对这些形式的系统研究和阐述。在恩格斯致梅林的同一封信中，谈到他们忽略了那些形式“经过了自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sup>①</sup>即忽略的是对社会思想体系或社会意识形态形式的系统性研究。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思想恰恰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

总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认为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层次，而且它自成一个系统，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和过程。它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心理活动系统结构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及其系统形式，是普列汉诺夫及他的社会心理思想，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就是他提出的“社会五要素”公式“（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sup>②</sup>

需要指出，层次结构对于社会心理的研究来说，标明的是它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它的哲学基础；系统结构则是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的基本概括，属于这门科学的理论内容。

为了将社会心理的研究用之于社会，为了分析整个社会改革中的社会心理反应，支离破碎的社会心理解释，孤立、片面的现象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首先搞清社会心理活动的整个系统，必须把改革中全部社会性心理反应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对待。结合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系统结构思想，可以说现实社会中全部社会心理活动至少有这样一种系统性，即：

社会心理活动必须建立并发生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人们生而接受的，并置身其中的文化系统；

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过程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社会心理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心理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系统；

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一部分在其过程中消失了，一部分形成为共同的心理。这种某一阶段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共同心理，往往条理化上升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部分，并会成为未来的发展基础的一种新的成分。

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心理活动的这种系统，既有其统一性，也有其特殊性。统一性就是强调要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全部社会心理活动当成一个统一的过程，系统构成的各个部分有其内在的联系，不能任意分割。只注重文化系统的人，对社会心理的分析深入不到心理相互作用过程中去，空洞地号召人们改变旧观念，或社会心理稍有反映就误认为观念要变了；而只注重心理相互作用过程的人，又往往囿于某一现象，提出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等等。

所谓特殊性，就是说社会心理活动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又各具特性，各成系统。为此我们必须逐一地深入研究和掌握每一种结构的内在的规律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1页。

<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195页。

## 二、改革中社会心理反应的系统分析

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心理活动的系统结构，不同于社会心理学的章节结构。这种分析试图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把握社会心理活动的整体。它目前还是十分简单的，甚至带有某种思辩味道，但它是有用的，特别是用它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心理反应时，可有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结合的效用。

改革中社会心理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反应决不是一种观点所能说明、一种对策所能解决的。社会心理活动的系统结构把各种反应置于社会心理活动的系统中考察，这种考察至少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

所谓静态考察就是说，同是这个系统中的社会心理反应，它们可以分别产生于文化系统中、相互作用过程中和现行社会的共同观念中。首先，有的社会心理反应出现于改革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震荡中，如前所述文化系统是社会心理的基础。就整个社会而言，其运转的轨道是由社会有机体内部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恩格斯晚年称它为社会相互作用的合力。社会运转的速度也是社会内部各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力的构成，与社会运转的方向及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社会有机构成的某一部分时，就必然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一部分社会心理反应就在这种系统震荡之中出现了。这种反应显然不同于出现在纯粹心理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心理反应，它在产生的原因、传播方式、反应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产生实际上遵循着一种惯性规律。我们把社会看成一个运行中的系统，当这个系统在原有的轨道上刹车或加速时就会引起系统震荡，进而引起社会心理反应；当这个系统要改变一下轨道，或者是并入某一轨道，或者是转入另一轨道时，也会引起震荡，引起社会心理反应。改革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属于这类情况。

其次，有的社会心理反应产生于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过程，即它的产生更多遵循心理活动特有的规律或原则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来说，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受到社会物质性基础的制约，但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独立的，有着自己特有的规律，如社会风尚、时髦等往往有自己一套特有的形成途径。改革过程中，人们对物价的心理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并非承受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而是由于心理的特有作用并经广泛传播而形成的。市场抢购现象最为明显，人们抢购来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较低的使用价值造成的浪费，远远超过购买行为所克服的物价上涨损失，但人们仍然要去抢购。支配这种行为的就是社会心理的规律，人们相互模仿、对比，在强大的抢购风声下，人们冷静思考的能力下降，抢购者依据的不是客观分析，而是别人的行为。如北京市场去年出现抢购毛线和菜籽油，人们既不准确地知道长不长价，也不顾现在抢购来的毛线自己将来是否会满意，而排队所浪费的时间、不当贮存所造成的危害又远远超出物价调整可能付出的代价。这类事情在社会中屡屡出现，它是社会心理相互作用过程的典型产物，同时也是学科化的社会心理学所应关注的内容。

还有一部分社会心理反应，产生于改革对某些共同心理或某种共同观念的触动。这些共同心理或共同观念，是人们长期的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特殊的、与人不一致的人或心理总要受到抑制，最后消失，保留下来的就是人们寻求的一致与等同。例如，“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及改革中事实上存在的收入差别，触动了人们长期以来莫名的“平等”观念，引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反应。

所谓进行动态考察，是由于社会心理反应除了分别源于系统结构的不同层次外，各层次出现的反应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各种反应都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是一个统一的动态过程。首先，我们可以把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心理反应都看成是改革引起的文化系统震荡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改革与社会心理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克服忽视社会心理的偏向。但在这样认识问题的同时，切不可忘记区分社会心理产生的具体原因和系统结构背景。

其次，心理反应都是在震荡条件下社会心理活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或出现的。既使是由文化系统的震荡引起的社会心理反应，也并不能由文化系统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社会心理反应的形成、传播有其具体的途径和方式。一旦处于震荡条件下，社会感受性将会提高，相当一部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下降，社会模仿、遵从和感染行为或现象提高。但反应的真正出现却是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就好比在一辆突然剧烈震动的车厢中，震动只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特性，所有人做出反应的真正开始则是在有人呼喊、尖叫、仓惶出逃等现象之后。正是由于社会心理反应的表现都经过心理活动特有的相互作用过程，这就导致人们研究改革中的社会心理反应时，只盯住了这个具体的过程，常常忘记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再次，人们做出心理反应的目的或结果，概括起来说，无非是希望他们所反应的现实能够消失，他们为之担忧的后果不要出现。因此，社会心理反应几乎成了社会需求、认知平衡的一种天然调节器，同时也是我们掌握社会期望指向，社会物质和精神需求动态变化的晴雨表。假如那些与人们心理状态不相符合，与他们的观念相冲突的事实消失不了，甚至接踵而来，那么就会触动一些人或几乎整个社会多少年来形成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共同的观念。推行改革，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社会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改变了现实社会的某些部分，会涉及到那些社会共同的心理和观念。这种触动是改革所必需的，还是要避免的；是会加深和巩固改革成果，还是会断送改革，等等。

### 三、控制社会心理反应的若干对策

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心理活动有自己的系统结构，改革中的心理反应产生于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密切相关的性质往往使得人们对它们不加区别地对待。我们提出系统结构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还复杂的社会现象以本来面目，并为控制这些反应提出一些不同的解决办法。

第一，改革虽然称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它是牵动整个社会系统的一场革命。既要改革就要准备面对整个系统的震荡，克服这种震荡，并为此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没有震荡的系统变革从未有过；在一片赞歌中走过这一进程已不可能。目前，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心理反应具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一部分人只注重体制改革的某些内部因素，只注重实行新经济体制条件与机制的协调与合理，不甚注重人们的心理承受性，以及社会心理内在的活动规律对实行改革的作用和影响。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提出过改革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问题，但非经济因素中，社会心理因素所占比重也是微乎其微。与此相反的另一倾向就是把改革中的社会心理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和影响过分夸大，而没有加以分析和区别，致使在强烈、混乱的社会心理反应面前畏首畏尾、驻足不前。这两种态度对于当前的改革都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社会心理控制的基础是改革运行方向的正确性和运转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在改革的真正实行中,方向的正确、结构的合理不仅要体现在整体上,还要体现在各个层次上;不仅要体现改革本身所迈出的这一大步上,还要体现在推行改革的每一步上。只有在整体与具体、大步与每一步,亦即长期目标与总体结构,中期目标与中层结构,近期目标与具体结构都是正确合理的情况下,才可能为社会心理的控制打下基础,否则就会出现混乱。仅讲大目标,人们得不到切实利益就会有不信任感;仅施以小利,崇尚理想的人又会怀疑其目的;讲求宏观结构合理性的同时,微观放开又会侵害一些人的利益。总之,没有全部结构的合理,没有大小目标的正确,没有自始至终的协调,社会心理就难免会失去控制。

第三,在方向正确、结构合理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反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刺激量大小和人们的感受阈限高低。在改革刚刚出现某些社会心理反应的时候,学术界就曾注意到人们的感受性和心理承受力问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改变或提高人们的感受性和心理承受力,而没有依据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力,或社会心理其他方面状态去制定或调整改革的部署。这种状况目前虽然已大有好转,仍有必要专门提出予以说明。社会心理学规律,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工具,一方面它又是依据。作为工具,社会心理学可以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心理反应,提出一些解决、引导、消除或减弱反应强度的途径和手段。作为依据,社会心理学可以用自己的理论观点及各种规律、实验手段和统计技术,对于社会心理状态做出一种评估、预测和分析,参与改革进程中诸如决策、部署实施、政策推行等过程。具体到刺激量大小和人们的感受阈限高低,它们在整个社会心理反应的控制中,在实际运用中的地位,也一方面是工具,一方面是依据。

除了上述理论说明之外,我们在控制刺激量大小和感受阈限高低时,又有哪些因素要考虑呢?

我们可以把推行改革看成是一个向社会施加刺激的过程。施加刺激量的大小,应当说与社会心理反应成正比。施加的刺激量越大,社会心理反应越强。但这只是最简单的关系,现实生活中,影响刺激量与社会心理反应之间关系的因素很多。人们现有的感受阈限、改变感受阈限的可能性,以及施加的刺激与人们的期望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影响着刺激量与社会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因素也就是向社会施加多大刺激量的依据。人们现有的感受阈限高,对心理压力的承受力大,就可以把改革的步子迈大一点,否则,就要少施加些刺激,尽量避免心理上过度的超负荷。当然,改革是一场革命,在人们心理上没有一点压力是不可能的。革命或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超负荷的心理过程。应当让人们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心理超负荷过程应持续多长时间,就要看改变感受阈限的可能性。此外,施加给社会的刺激能否承受,还要看施加了什么样的刺激,刺激的内容是什么样的。持续不断的刺激,心理效果是不好的;突发过量的刺激,也往往使人承受不了。既使要向社会施加符合人们期望的刺激,如增加工资、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同样需要考虑不致扰乱社会心理的动态平衡。

向社会施加刺激的依据,我们总共涉及到三个因素,其中核心的问题是感受阈限,或者说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的问题。在改革的现实中是主动还是被动运用这一心理规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社会感受阈限包含的成分很多,社会动机、认识和态度都是决定其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改变阈限应包括以下技术。首先,要把握调动群众的改革热情的分寸,防止形成“吊胃口”、提高社会期望值的偏差。其次,在摸不清社会心理准备状态的情况下,防止突然向社会施加刺激。第三,提高心理承受力最理想的办法是搞些“预防注射”,使社会有机体对未来

的震动或冲击产生一种免疫。经验表明，在进行示范行为中要注意控制住各种变量，行为过程要充分。既不能试点没搞几天就下结论，急于推广；也不能把南方蔬菜市场的经验简单地用于北方。第四，社会心理出现不稳、认识偏差、态度异常，除有动机与需求规律作用外，最重要的就是信道狭窄、信息来源不正常和信息本身不可靠。所以必须拓宽信息渠道，善于利用各种传播媒介，绝对杜绝正式信息渠道传播不正式的信息，如一些地方小报的某些消息。最后，人们的感受性中有态度成分，而态度构成中又有行为因素，因此在社会心理控制的方式方法正确的情况下，应有一种民主的环境，允许人民纠正自己过去的某些行为和观点。否则，人们也许会“顶”下去，不利于心理感受性的变化。

总之，改变人的感觉阈限，提高心理承受性是控制社会心理反应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它的基础是改革在各种层次上的目标正确、结构合理，不顾这个基础，只指望改变人的承受力是难以做到的。

第四，为避免改革中较大的震动和挫折，应确立、开发和研究“经济——社会——社会心理系统”，从总体和发展的角度控制社会心理反应。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和思想工作往往是脱节的，一讲调整或改革就被认为是经济部门的事，思想问题则归政工系统去解决。后来我们认识到经济与社会是不可分的，提出了“经济——社会系统”的概念和方法。但改革的实践证明，合理的东西不一定能顺利推行；人们本来期望的改革，真实行起来往往遭到非议。这其中就有社会心理问题，它告诉人们实行社会改革要考虑人的因素。要把我们的视野扩大，把整个现实社会当成一个大的系统，即所谓的“经济——社会——社会心理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走向现代化，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是由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人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更多地注意人本身的需要、动机、认知和态度等一系列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有着深刻的教训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他们是在上百年的摸索中才认识到了这些道理，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得出这种认识的。我们现在应自觉考虑这一因素，不要等碰了壁，造成巨大浪费或历史性失误再去后悔。

中央提出的“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工作方针，意义之一就是要总结一年多来的工作，清理我们的思想。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似乎也属于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推行这种系统的分析，就是要在考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入人的因素、社会心理的因素，力求把改革的风险值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真正求得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同时，防止改革给社会带来新的结构性失调，分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疏忽的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深